

專訪教育家——劉真先生(下)

楊永慶

本館秘書

要教育別人 先教育自己

很多老師經常到各級教師研習機構，參加各類科的教師研習，稍一留意，就可以看到一塊相當醒目的匾額，上面有當代孔子——劉真先生題的：「要教育別人、先教育自己」的訓示，好像孔子他老人家，從二千多年前，就站在那裡，諄諄告誡我們，要教育別人，先教育自己。而這塊匾額，也掛在臺灣的每一間教師會館，只要您有空，前往度假，第一眼映入我們腦中的，仍是這份叮嚀：「要教育別人，先教育自己」。

這句「要教育別人，先教育自己」看起來是那麼簡單扼要，讀起來也很順口，但是，仔細思量，卻是大有含意。尤其，在面對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，社會混亂，校園暴力事件，層出不窮，傳統的值觀念逐漸式微之際，師道已被揚棄的這個大環境中。使得我們這群教育工作人員，面對「師不尊、道不嚴」的教育低潮時刻，再來想想這句「要教育別人先教育自己」，將有更深的體會。

教育部長郭為藩先生在「吾師白如」一文中，以「教育世家·師範出身」來介紹劉老師。郭部長在文章上說「白如校長出身教育世家，尊翁子忠公係畢業於清末優級師範學堂，在家鄉安徽鳳臺縣創辦小學，一生熱心教育。劉師五歲時即受庭訓，讀三字經、百家姓、等啟蒙書籍，稍後又念孝經、孟子、論語、古文觀止、東萊博議等書，侵潤國學，於文藝有深厚根基。」另外，筆者在追隨劉老師的這期間，我經常聽到劉老師跟我提到，他辦教育以來，受到他的尊翁筆者子忠公的影響很大。劉老師告訴我，他父親辦學時，一有經費不足，就變賣家產，以為挹注。也因為他尊翁子忠公的庭訓以及這份辦學精神的感召，確立了他一生以繼承孔孟為職志，並以辦教育為志業的中心思想。並演繹出以「要教育別人，先教育自己」的教育理念。凡事先由自己做起，「己身正，不令而行」，老師或任何教育人員，不只是教書，還要教學生做人，而要學生真正學會做人，就必須由老師們率先做個「好榜樣」。

劉老師常常很感慨的告訴我，現在的人常常只會要求別人，而不願意要求自己。例如，很多參與政府工作的領導者，不管是參與選舉出身的，還是社會的精英，他們在公開的場合，常常大聲疾呼：要人們遵守這個，遵守那個，要人民守法，要人民節約……林林總總，講得很對。可是，私底下，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民意代表以及政府要員，為了討好民衆，為了選票，修這個法，改那個法，把社會的公平正義，任意踐踏。一場喜宴，連綿千桌，有時光是擺飾的花朵，就足可讓一般平民百姓遇上幾年的消費。如此，說的是一套，做的又是一套，居上位，不以「好榜樣」服人，就怪不得整個社會，自然而然

瀰漫了奢侈浪費的氣息，講的是一套，做的又是一套的混亂現象了。因此「要教育別人，先教育自己」的這句話，用在當今應該有這些含意：

一、上以教下：君子之德，風。小人之德，草。風動，而草偃。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也是琅琅上口的一句話。可是，根據心理學的說法，人都是自私的，都是只會要求別人，放縱自己。所以聖人立教，強調「克己」「復禮」的功夫，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。透過「好榜樣」，讓「風動，而草偃」。上面的人，動見觀瞻，無形的教育功能是最大的，因此目前社會上最重要的是居上位者，能好好思考劉老師的這句「要教育別人，先教育自己」的至理名言，人人先端正自己，能這樣，對於社會亂象的匡正，將有「救心」的療效。（註一）

二、校長應「以身作則，以校為家」：教育部長郭為藩先生在「吾師白如」一文中，曾舉劉老師主持師大的兩件事為例，說明這位老校長是如何辦學的。他說：

「先生主持師院師大期間，強調早起習慣，領導全校同學每日升旗早操，除不在臺北期間，從未缺席學校升旗。曾向同學表示：『我要求你們的，我一定首先做到；我自己做不到的我絕不要求你們。』先生平日辦學對學生之品德修養與生活規律，要求嚴格，認為『辦教育的人，最重要的，就是要以天下父母之心為心，凡是希望自己子女的，就應該嚴格的要求學生去做；自己不希望子女做的，就應該嚴格限制學生去做。』對學生愛護而不姑息。先生所以能對學生貫徹要求，使人心悅誠服，一己以身作則，實為關鍵。……。」

白如師以校為家，師生皆尊為大家長，平日除辦公時間外，公餘假日經常蒞校巡視，每年重要節慶，總留校裡與僑生聚餐度節。先生自述主持校務八九年中，未曾發現一位不可相處的教授，亦未發現一位不可教育的學生。先生在離開省教育廳時，同事特舉辦一話別茶會，不僅全體同仁出席，且有五十多位先生主持廳政期間結婚的同仁，攜帶家眷參加，當時場面熱烈感人，白師為此感動的說：『一個人最大的喜悅，乃是看到別人因他而得到了喜悅。』」。

相對的，最近的臺北市國民小學校長，在臺北市的福林國民小學，舉行這個學期的校長會議。在會中，部份校長為了校內有很多老師，依據最近頒布的教師法，陸續成立『教師會』的組織，深怕爾後校長的權力被這個『教師會』削減或剝奪，紛紛的覺得不安。因此，信議校長們也要成立『校長會』，以為因應。這個消息，看了就讓人覺得感慨萬千。讀書人，是社會的精英，也一直是社會中堅，更是社會進步最大的一股動力。而人類社會，能不斷的進步，這力量的來源，是源之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合作。而在教育的工作上，尤須分工合作，才能把教育辦好。今天，校長和老師都是學校教育工作的一份子，更須通力合作，行政人員做好教學的準備工作，老師則扮演好傳道、授業、解惑的工作，人人盡其責任，才能辦好學校的教育。如果，負責教育學生的這群教師，還要分您是校長，您是老師，大家仍要像目前的『社會人士』一般，為了誰是老大？誰應聽誰的？那校園的世俗化、惡質化，將是不可避免。今天，主持學校的校長要冷靜想一想劉老師的『要教育別人，先教育自己』，並對照老校長的『以身作則，以校為家』的精神，好好辦學。相信，這正是我們應該深自自我檢討，深加省思的。

三、教師應「學不厭，教不倦」：劉老師常說，「精神富貴，老師不死」。一般世

俗的富，指的是擁有很多的財產，教師的富，指的是培育了很多的人才。世間的貴，指的是擁有很多人的服從，教師的貴，指的是很多人對他的感恩。再多的財產，總有用完的時候，再多的人之服從，卻不能叫人真正的關心您。可是，教師的富貴就不一樣了，他擁有很多人對他的感恩，永遠在別人的感恩中活著。這富，這貴，永遠不失落。

劉老師還常說，「老師不死」是另外的一種境界，因為老師對這個社會，透過教化，使社會的人倫道德，真、善、美等那段進步的力量，呈幾何級數的增長。教師一己的人格，最初可能只影響十來個，輾轉兩三次，就足夠影響萬人。所以劉老師常說，一位偉大的教師，其教化的力量，是隨著民族的生存而生存，隨著民族的壯大而壯大。教師在，教化在，教師不在，但其教化仍常存在人間。所以劉老師常說，沒有人的壽命，能比老師更長。

今天，社會的變遷太快，快的讓很多的老師無所適從。加上，教師地位的不再受人尊重，因此很多的老師，興起不如歸去的感嘆。劉老師面對這種現象，他很能了解老師的心理，也一直再為老師講話，不過，劉老師還是說，我們讀書人，應該效法孔子，「知其不可，而為之」。今天的社會，如果連我們讀書人都放棄了，那還有誰來救它呢？所以，劉老師還要我們新一代的教師，面對新的社會「學不厭」，「先教育自己」，挽回爛於既倒，體會「精神富貴，老師不死」的精意，永遠「學不厭、教不倦」。

四、父兄以教子弟：很多父母，將子女送到學校以後，就以為教育是學校的事，自己已經盡到教育的本分了。我們常看到，很多父母當組頭，打電動玩具，生活不檢點，可是卻要求學校的老師要教好他的子女，如此的緣木求魚，雖是可笑，但是，這也是這個社會的悲哀。今天，不只是教育系統在推動終身教育，社政系統也積極在推動社區的精神倫理建設，我們期望，未來的父兄，社會的長輩，人人體認「要教育別人，先教育自己」這句話，一切由自己做起，少要求別人，多檢討自己；只要我們的家庭教育、社會教育做好，那麼社會的風氣，就會少掉很多的暴戾，多了很多的祥和，成了適合我們子子孫孫生活的人間淨土。

五、媒體善盡社會責任：劉老師告訴我說，民國五十二年要成立臺視的時候，他就主張成立電視臺一定要慎重，一定要以成立一所「國立大學」的心信來規劃。劉老師常說，電視臺對國家社會的影響，比一所大學的影響，是「既深且大」。所以劉老師告訴我說，當時他一直主張臺視進用的人員，一定要比照大學的水準和素質。如今，三十多年過去了，電視臺對國家以及社會的影響，大家都領教了。它的確是比一所大學的影響，還「既深且大」。我們年輕的一代，幾幾乎都是「電視的兒童」，他們的所思、所言，幾乎都是電視的翻版。因此劉老師的這句「要教育別人，先教育自己」，實在是現在國內所有的媒體，所應深思的課題。我們期盼，媒體工作者，一方面善盡提供民眾「知的權力」，另一方面，更善盡提供社會「教育的義務」，共同為建立良好的社會，「先教育自己」。

很慚愧的，當代孔子—劉老師的道德文章，我無法入木三分的予以刻劃，「要教育別人，先教育自己」，相信不只在這個時代，一直到未來的世世代代，都具有相當重要的教育意義，在這裡提供給各位教育界的先進，希望您喜歡，更期待您有所領悟。

(註一)劉老師在「劉白如先生早餐會」邀請教授，對當前社會嚴重的亂象，呼籲人人從「救心」做起。並出版「救心」乙書。